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宋武帝

宋得天下與晉奚若曰視晉爲愈矣未見其劣也魏晉皆不義而得者也不義而得之不義者又起而奪之情相若理相報也雖然曹氏有國雖非一統天下而亦汔可小康矣芳與髦中主也皆可席業以安而司馬氏生其攘心以迫奪之視晉之桓元內篡盧循中起鮮卑羌虜攘臂相加而安帝以行尸視肉離天下之心則固不侔矣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馬氏之徒幸人弱而掇拾之也

論者升晉於正統黜宋於分爭將無崇勢而抑道乎固將曰晉平吳蜀一天下矣而宋不能魏吳皆僭也而魏篡則平吳不可以爲晉功若蜀漢之滅固殄絕劉氏二十餘世之廟食古今所讀然而傷心者混一不再傳而已裂土宇之廣又奚足以雄哉中原之失晉失之非宋失之也宋武興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拓拔嗣赫連勃勃斂迹而穴處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舉晉人坐失之中原責宋以不蕩平沒其撻伐之功而黜之亦大不平

矣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如以勢而已矣則東周之季荆
吳徐越割土稱王遂將黜周以與之等而嬴政統一六寓
賢於五帝三王也遠矣拓拔氏安得抗宋而與並肩哉唐
臣隋矣宋臣周矣其樂推以爲正者一天下爾以義則假
禪之名以篡而與劉宋奚擇焉中原喪於司馬氏之手且
受其如綫之緒以存之徒不念□□□□□之區而忍割南
北爲□□之界乎半以委□□而使爲君顧抑撻伐有功
之主以不與唐宋等倫哉漢之後唐之前唯宋氏猶可以
爲□□主也

不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爲神人之所憤怒者惡莫烈於

弑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弑則自宋倡之其後相習而受奪之主必死於兵與酖夫安帝之無能爲也恭帝則欣欣然授之宋而無異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决於弑焉何其忍也宋之邪心固有自以蔚而不可戢矣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載而殂自顧其子皆庸劣之才謝晦傅亮之流抑詭險而無定情司馬楚之兄弟方挾拓拔氏以臨淮甸前此者桓元不忍於安帝而二劉何孟挾之以興故欲爲子孫計鞏固而弭天下之謀以决出於此嗚呼躬行弑而欲子孫之得免於弑躬行弑而欲其臣之弗弑其可得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之刃已擬其子之脰而

侯時以逞耳蕭道成繼起而殄劉氏之血[充]又何怪乎夫人孰有不欲其子孫之安存者也試之危乃以安之忘其亡乃以存之日暮智衰徬徨顧慮而生其慘毒皆柔葸不自振之情爲之也而身已陷乎大惡以弗赦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嗟歎興而妄慮起妄慮無聊而殘害生惡不戢矣君子之老也戒之在得得之勿戒躬親大惡不容於天地鬼神可弗畏哉

舉宗社子孫之大計而與人謀之必其人之可託而後可徵之色而見之辭不然則禍自此而生漢高帝疑於所立乃進而謀者張良叔孫通耳良雖多智而心固無私通雖

詭合而緣飾儒術且皆從容諷議之臣未嘗握兵而持國柄者也外此則蕭曹不得與焉陳平周勃但委任於既定之後先固未嘗參議論焉晉武所謀者衛瓘也是可與謀者而不聽是以失也隋高祖之謀於楊素唐太宗之託於李勣皆驚賊性成而適足以賊其後裔然二主之失未能深知素勣之姦耳若宋武之於謝晦知其機變而有同異矣太子不足爲君乃密與晦謀而使覘廬陵之能否是以營陽廬陵之腰領授之於晦而唯其生死之不亦惑乎故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師保若無當於緩急而保宗祐燕子孫杜禍亂者必資於此詩書以調其剛戾之氣名義以

防其邪僻之欲雖有私焉猶不忍視君父之血亢如雞鶩而唯其驅磔若夫身爲人國之世臣無難取其社稷唯所推奉而授之君若謝晦者又居高位擁兵柄足以恣其所爲君卽可否不見於辭喜怒不形於色尚恐其窺測淺深而乘隙以逞況以包桑之至計進與密謀乎至愼者幾也至密者節也衡鑑定於一心折衷待之君子唐德宗謀於李泌宋英宗決於韓琦而禍亂亢戢其明效也拓拔嗣詢崔浩而國本定亦庶幾焉知謝晦之險而信之國不亡幸也

淮陽王

亂臣賊子敢推刃於君父有欲篡而弑者有欲有所援立

而弒者有禍將及身迫而弒者又其下則女子小人狎侮而激其忿戾恐不畏死遂成乎弒者若夫身爲顧命之大臣以謀國自任既無篡奪之勢抑無擎立之主身極尊榮君無猜忌而背憎翕訿晨揣夕謀相與協比而行彌天之巨惡此則不可以意測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之營陽王狎羣小而耽嬉遊誠不可以君天下然其立踰年耳淫昵之黨未固狂蕩之惡未宣武帝託大臣以輔弱之任夫豈不望其撿柙而規正之乃范泰諫而羨之亮晦寂無一言王誠終不可誨矣顧命大臣苟盡忠亦輔以不底於大惡亦未遽有必亡之勢也惡有甫受遺詔

以輔之旋相與密謀而逮欲弑之抑取無過之廢而先
淩蔑之至於弑逆已成乃左顧右盼迎立宜都處心如此
誠不可以人理測者視梟獍之行如兒戲視先君之子如
孤豚嗚呼至此極矣是舉也羨之以位而爲之首而謀之
夙行之堅挾險惡以干大惡者實謝晦也人至於機變以
爲心術而不可測矣佹而彼焉佹而此焉目數動心數移
殫其聰明才力以馳騁於事物之閒隙蹈險以爲樂而遊
刃於其肯綮則天理不足顧人情不足恤禍福不足慮而
唯得逞其密謀隱毒之爲愉國有斯人禍不中於宗社者
鮮矣晦之初起劉穆之之所薦也其從軍征伐宋武之所

與謀也穆之者固機變之魁而宋武之誅桓元滅慕容超勝盧循俘姚泓皆以入險而置人於不覺者爲功晦且師之無所用之則以試之君父而已當其進言武帝睥睨太子側目廬陵猷殺之鋒刃已回繞於二王之頸曰是可試吾術而二王不覺也武帝亦不覺也機變熟而心魂數動一念猝興殺機不遏如是之憯哉至於宜都既立晦乃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則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誅爲萬世罪人矣然而不悔也機變之得逞雖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惡至於機變而止矣

知人之難也非不知而猶姑試之詘於時而弗能爲變計

則亂矣武帝於謝晦知其心挾異同而猶委以六尺之孤使二子駢首以受刃其失較然也雖然帝豈恝惘於品藻哉使文帝督荊州以王曇首王華爲參佐而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其後徐羨之等迎立文帝衆志疑殆王華決行而大計定元嘉之治幾至平康皆華曇首所飭正之規模邂逅片言生平遂決帝之知人亦尙矣哉而卒以伊周之任付之晦亮羨之者當是時華曇首之流平向少名位卑不足以彈壓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其效荊州者建康之根本也荊土有人社稷雖危而不傾矣乃其登廷充位他無可謀而必任諳機變異同之人者

其時端直貞亮之士若徐廣蔡廓謝瞻者既不屑爲宋用其餘則庸沓苟容屈於權貴之下風者不得已而姑授之機變之人時詘之不知變計所從出也江東自謝安薨道子元顯以昏濁亂於內殷仲堪王恭以嬛薄亂於外闇主尸位冦攘相仍王謐之流黨同幸免廉恥喪志趨下國之無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風俗之陵夷壞之也苟非機變則庸沓而已迨乎機變之術已窮庸沓之人已老然後華曇首殷景仁謝宏微脫穎以見使宋之初有此數子者侍於密勿之地晦等之惡何足以逞而武帝亦惡役役於此數人而任之乎

文帝

蠻夷之長有知道者中國之人士媿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甚悲夫中國也宋之篡晉義熙以後以甲子紀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節而武都王楊盛於晉之亡不改義熙年號盛伉池之酋長耳與元亮頡頏於華夷晉氏衣冠之族聞栗里之風而不媿者又何以對偏方之渠帥也盛臨卒謂其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子之從違可與己而爲變計哉盛過矣雖然此非可以詘盛也盛遠在荒裔雖受晉爵而不純乎其爲臣進則不必爲晉爭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

則孤立而援宋之怨力不能敵且以覆先人之宗祀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無貽危亡於後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讎無社稷人民之世守潔其身於山之椒水之涯耕讀以終身無凶危之見遠如梁陽史氏者屢世不干仕進而抑可不墜其宗處此而曰終吾身而已子孫固嘗去事他人以希榮利雙收名利以爲壟斷豈可援蓋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兩全於義利又將誰欺

承大難之餘居大位秉大權欲抑大姦以靖大亂論者皆曰非權不濟名不可急正義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含

恣以聽其消而相安於無事國乃可靖故晉弑厲公迎悼公公掩荀偃欒書士匄之惡而從容馭之晉乃以霸其說非也夫不死悼公之擊於羣賊邢邱一會而天下之政移於大夫晉乃以終亡於六卿之禍無他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苟免於亂亂之所以不息也叔孫婼殺豎牛而安其宗漢獻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驕橫而始殺之故李傕郭汜得以報讎為名殺大臣逼天子而關東州郡坐視不救韓馥袁紹且以其為賊所立欲廢之而立劉虞夫唯弑君之罪為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於性而非容隱受其援立與相比暱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忘親貪位如是

而曰權也是豈君子之所謂權乎文帝初立百務未舉首復廬陵王之封爵迎其柩還建康引見傅亮號泣哀慟問少帝廬陵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亮晦羨之自危之心惴惴矣自危甚則將相比以謀全而亂毒再興固非其所憚爲者文帝之處此將無慮之疏而發之蹤乎而非然也明明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無幸災徼利之心而自行其性之哀戚視三凶如犬豕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故天下無不可伸者義也義以正名而志率以行彼三凶者方將挾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奪三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是以擒羨之亮如搏雞豚誅晦雖

居上流擁徒眾一旦瓦解自伏其辜名其爲賊以行天討
凡民有心無復爲之效死者黨孤而自潰矣於帝得乘權
止亂之道焉不貪大位不恤私恩不憚凶威以伸其哀憤
則一夫可雄入於九軍況業已爲神人之主而何所懼哉
惟能居重者之謂權委而下移則權墜而衡昂矣故程子
曰漢以下無知權者

文帝親臨延賢堂聽訟非君天下之道也然於其時則宜
也自晉以來民之不治也久矣君非幼沖則昏闇耳國事
一委之宰輔者幾百年乃其秉政之大臣闚簒逆者旣以
御天下爲心而成乎縱弛賢如王導郗鑒何充謝安亦唯

內戢羣臣外禦狄患暇則從容談說自託風流而貪鄙如司馬道子又弗論也及晉之亡而法紀頹風俗壞於斯極矣宋武以武功獵大位豪邁而不恤治理固未遑念及於親民也劉穆之傅亮區區機變之小人視斯民之治亂漠然不與相關有司之貪濁昏亂者不知其若何也文帝承其敝而欲理已亂之緒則更不得高拱穆淸以養尊貴而況羨之亮晦殺君立君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苟不躬親延訪則威虛縣於上廢置惟人亦惡足以制權姦保大位乎故急於親臨以示臣民之有主抑求己自彊之道也以是知文帝之志蓄已深而正逆臣之誅成元嘉之治皆

緣此昉爲難然以是爲君人之道則已末矣國之大政數端而已銓選也賦役也刑獄也乃其緒之委也則不勝其冗擇得其人而飭之以法士不廢民不困而權亦不移若必屈天子之尊撤瑱纊以下問錐刀子女之淫[illegible]與民競智而撓之者益工與庶官爭權而竊之者益容明敏之過終之以惛求以起百年之積靡致旦暮之澄淸不亦難乎守之遺使行郡縣訪求民隱詔郡縣各言利病斯可謂得治理矣親臨聽訟斷獄權宜非可法者也王敬宏曰臣得訊獄讀之正自不解其辭傲矣而猶不失相臣之體相臣以體要佐天子以用人修法而天下理況天子乎

赫連勃勃權謀勇力皆萬人敵也立國於險要之地大修城池宜足鞏固以居而未如之何乃至其子而遂亡故夷狄惡其起而若未足憂也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赫連氏亡而五胡雜糅之中原皆爲拓拔氏所有并劉石慕容苻姚乞伏赫連沮渠馮高呂段禿髮之宇而合於一固將挾全力以爲南國憂然而無足憂也夷狄之未入中國則憂其相併而合既入中國則患其雜宄而不適所治不患其合一極盛而以相壓也故宋武之時難矣奮勇以滅慕容超而姚興又競全力以滅姚泓而赫連拓拔又乘閒以爭欲再舉以爭關中而鄭鮮之曰江南士庶引領以望返

旆葢二國旣滅人心乍弛不能再振矣拓拔氏血戰以克
統萬窮兵以破蠕蠕精甲銳師半消折於二虜是亦勃勃
死而昌無能爲之勢也宋能乘之此其時矣坐困江東僅
其威而不進進而不敢與之敵葢失此一時而六代之偷
安不足以興文帝非英武之君到彥之之流不足以有爲
惜哉
拓拔燾惜財而不輕費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其賞賜
勳績死事之臣則無所吝用財之道盡於此矣有天下而
患貧豈惟其不當患也抑豈有貧之可患乎天之時地之
澤人之力以給天下之用者自沛然而有餘乃患貧而愈

窘於用則催浩之言審矣國之貧皆貧國之臣使之然也貧國之臣有二一則導君以侈者其姦易知也一則誘君於吝者其姦難測也誘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貧告臣民而使爲我吝君一惑之則日發不足之歎言之熟而遂生於心必不以帑藏之實使其臣知之君匿於上姦人乃匿於下交相匿而上不敵下之姦浸淫日月出入盈沓且使其君茲不知有餘不足之實猝有大兵大役饋餉賞賜之急需皆見爲不足而吝於出納而國事不可言矣凡爲此者皆君之親戚貴寵而君以爲眞愛我者也經用吝而其賞賜不吝匪直賞賜耳上下相匿而大臣不能問羣臣不敢

問姦人且暗竊之以去而上下皆罔所聞知延及於子孫則上無所匿於下而專聽姦人之匿以罔上固必曰吾國貧也大兵大役之猝至非吝於用以釀潰亂則橫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曰吾實貧而不能不取之民也則不徙親戚貴寵之竊以厚藏者不可問其所未竊者湮沈壤塞於古屋積土之中至於國亡以資亂民之掠奪新主之富有而初不自知嗚呼財一濫施於權貴而事廢於國民怨於下兵潰於境國卒以亡皆導者之說爲之亦孰知導者之情爲竊國之秘術哉庸主藏之察主尤甚之喪亡相望而不悟悲夫

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其小試於彭澤以世家而爲仕道在仕也仕而知其終不可而去之其用意深矣用意深而終不可形之言故多詭其辭焉不可形之於言而託之詭詞者非畏禍也晉未亡劉裕未篡而先發其未然之隱固不可也萬一裕死於三年之前義符華不足以篡一如桓溫死而謝安可保晉以復興何事以未成之逆加諸再造晉室之元勳而爲已甚之辭哉此君子之厚也故其歸也但曰豈能爲五斗米嚮鄉里小兒折腰如是而已矣雖然此言出而長無禮者之傲不攜而樂稱之則斯言過矣君子之仕也非但道之行也義也其交上下必

遵時王之制者非但法之守也禮也縣令之束帶以見督
郵時王之制郡守之命居是官者必繇之禮也知其爲督
[illegible]而已矣豈擇人哉少長也賢不肖也皆非所問也孔子
之於陽貨往拜其門非屈於貨屈於大夫也屈於大夫者
屈於禮也賢人在下位而亢雖龍猶悔靖節斯言悔道也
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君子猶非之君臣之義上下
之禮性也非但不可逃也亢而悔則蔑禮失義而不盡其
性過豈小哉非有靖節不能言之隱而信斯言以長傲則
下可以陵上下可以陵上則臣可以侮君臣可以侮君則
子可以抗父言不可不慎誦古人之言不可以昧其志而

徇其詞有如是夫
擴其情以統初終而彙觀其同異則聽言也固不難矣非
堅持一背戾之說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謬不解者之難辨
也言煩而競詭出而相違莫可端倪而唯其意之所嚮以
恣其辯惑人甚矣而尤無難辨也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
動以興下者動以利其次動以情其次動以氣利者灼見
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於人辨
之而已情之動也無端偶見爲然而然之偶見爲不然而
不然之因而智計生焉因而事之機物之變古人之言皆
可爲其附會之資而説益長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懸

血以言之不獲已而必强人以聽此疑於忠而難辨者也然人之情無恆者也倏而然之倏而不然之則知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貞也至於氣之動而尢不可禦矣若或鼓之若或颺之一人言之而翕翕然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爭鳴若出一口此莊周所謂飄風則大和而聽其自已者也旣自已矣則前後之不相蒙還以自攻也而不恤雖然亦豈有難辨者哉觀於拓拔氏伐蠕蠕之議而鼓以氣激以情者直可資旁觀者之一哂而已當其議伐赫連氏則曰宜置赫連而伐蠕蠕崔浩持之伐赫連而滅其國俘其君矣已而議伐蠕蠕則又

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難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無利一言而折之有餘而羣喙爭鳴不息有如是夫人以爲不可伐則曰可伐人以爲可伐則曰不可氣之爲風也倏而南倏而北氣之爲冬夏也倏而寒倏而暑謂之爲暄淸之適者因乎時而已矣言之善者謂其偏而適以其時耳浩之言則可謂知時矣風不可得而飄寒有衣褐暑有箑也拓拔燾之能用崔浩也而猶疑之情與氣動難乎其不撼況智不如燾者乎雖然無難辨也統其初終析其同異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擴然會通以折中之豈難辨哉豈難辨哉

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誅權姦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拓拔氏伐赫連伐蠕蠕擊高車兵疲於西北備弛於東南不可謂無其時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蝟縮兵磯甲棄並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將非其人也到彥之蕭思話大潰於青徐邵宏淵李顯忠大潰於符離一也皆將非其人以卒與敵者也文帝孝宗皆圖治之英君大有為於天下者其命將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騎劫趙之任趙葱也所任之將亦當時人望所歸小試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孫彊蜀漢之任陳祗也意者當代有將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後未見有人焉愈於彥之思話

而當時不用者將天之吝於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將養之當世之主以人主之意指爲趨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風示天下者皆拘葸巽謹之人謂可信以無疑而不知其適以召敗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馭梟桀之士於是乎推抑英尤而登進柔輭則天下相戒以果敢機謀而生人之氣爲之坐瘁故舉世無可用之才以保國而不足況欲與猾虜爭生死於中原乎夫江東之不振也久矣謝元監軍始收驍健以鼓勵之於是北府之兵破苻堅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廣固收雒陽入長安而姚興拓拔嗣不能與之敵皆恃此也已而

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興也宋武顧諸子無能御之才而慮其逼上故關王鎮惡沈田子諸人於關中使自相殘劉而不問文帝入立懲營陽之禍急誅權謀之士區區一檀道濟而劍已擬其項領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禍福如此王曇首諸人雖容談笑以俟天下之澄清雖有瑰瑋之才不折節以趨荏苒者幾何也乃於其中擇一二錚錚者使與猾虜競拓拔燾固曰齷齪小豎夫何能爲其噬彼日中久矣孝宗之任張李以抗女直亦猶是也岳誅韓廢天下戒心於有爲風靡而弗能再振矣身無英武之姿外有方張之寇奬柔順以挫英奇雖抱有爲之志四

憊無可用之人前以取敗而不自知及其敗也抑歸咎於天方長亂而虜勢之不可攖也愈以衰矣

闒而弱者之用兵其防之也如張幮幬以禦蟁蠓薄絺疏給使弗能入焉則鼾睡以終夕若此而不棄師失地以近於亡也不可得矣崔浩策宋兵之易敗也曰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可席捲而使無立草之地宋終不出其所料金墉破而到彥之走滑臺敗而蕭思話走守者分攻者聚一方潰而諸方之患在腹心不可支矣故以戰爲守者善術也以守爲戰者敗道也無他將無略而以畏謹爲萬全之策也然則孔子之於戰也慎於行

軍也懼又何以稱焉夫列兵千里尺護而寸防之豈其能懼哉櫛比株連以外蔽而安處其中則心為之適然而忘憂寇之來也於彼乎於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則一處敗而聲息先聞固可自全以退而無忽出吾後以夾攻之患於是乎而懼之情永忘弗懼也則亦無所慎矣若夫懼以慎者一與一相當處犄三軍履死地而生之會是瓜分碁布為能慎也與不戰而慎未臨事而懼先之不敗何待焉

滑臺陷青州沒宋師潰而拓拔氏旋遣使人聘宋以求和親踰年而宋報禮焉此南北夷夏講和之始　大敗而劉振之且棄下邳以奔逃拓拔氏乘之以遂　也易矣

觀斂兵以退而先使請和豈其無吞宋之心哉力疲於蠕蠕而固不能也乃乘宋之惴慄以收宋知宋之得釋重負必欣然恐後此虜之狡也夫宋新敗之餘弗能急與之爭則姑受其和而緩敵以待時庸詎非策且其於拓拔氏也旣非君父之讎又無割地稱臣之辱如趙宋然者則抑非義之所不許顧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和者利於夷狄而不利於中國利於屢勝之兵而不利於新敗之國者也夷狄以戰而彊以戰而亡者也其能悔禍以息兵則休息其兵生聚其民蕃育其馬而其騎射技擊則性爲習焉而不以不用而廢中國則恃和以安而忘危矣士爭

虛名於廷兵治生計於郊人忘解散冀長此輯睦而罷兵以偷安一旦聞警而魂搖其敗亡必矣屢勝之餘敗之幾也雖屈己以和人不以爲辱而畏其氣抑以免驕兵之取敗也善居勝者也若敗矣君方悔前者之妄動以致衂而惰不競惴惴危慄得和以無虞而渙然冰釋於是乎戒戰之危而歆和之利雖不弭兵兵必弭矣邊陲戍守之士皆贅設而聊以逍遙尚足恃以禦非常之變邪驕貪無厭之虜方養全力以乘我而我幸其馴擾抱虎而望其息機牙不亦愚乎劉宋以和而罷兵趙宋欲罷兵而講和趙宋尤愚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於外未忘於內故劉

宋猶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唯恐己之不弱也故趙宋君
臣竄死於海濱而莫能救且曰君無失德民不知兵可勝
悼哉
拓拔氏詔鮮逸民而所徵皆世胄民望屬焉其時之風尚
然也江左則王謝何庾之族顯北方則崔盧李鄭之姓著
雖天子莫能抑焉雖邊遠之主莫能易也士大夫之流品
與帝王之統緒竝行而自爲興廢風尚所沿其猶三代之
遺乎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舍此而博求之其道廣然
而古之帝王終不以廣易隘者人心之所趨卽天敍天秩
之所顯也堯求人於側陋而舜固虞幕之裔文王得賢於

屠釣而太公因四嶽之嗣降及於周衰而游士進故孔子傷陪臣之僭而憂庶人之議春秋於私變驟起之臣賤則書人惡則書盜孟子惡處士之橫逆而均之於洪水猛獸耕商興儈胥史之徒起而爲大倫之蠹賊誠民志之所不順也漢高起自田間蕭曹拔於掾吏上意移而下俗亂故江充主父偃息夫躬哀章之徒得以干主行私亂君臣父子之彝倫而禍人宗社然而古道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六代南北分而此意獨傳以迄於唐世胄與寒門猶相持而不下及朱温肆清流之毒五季摧折以無餘宋因陋而不復然其盛也呂范韓陳猶以華胄而登三事列清要天

下戚想望之其卓然立大勳明聖學者類能不墜家聲而爲國所恃賴至於文及甫稱松之爲敗類者百不得一也女直蒙古更主中國而北面事之者皆猥類無行之鄙夫無有能如崔浩之不惜怨禍以護士大夫之品類者而古道埽地無餘以迄於今科舉孤行門閥不擇於是而市井錐刀公門糞除之子弟彫蟲詭遇且與天子坐論而禮絕百僚嗚呼君子之於小人猶□□之於□□其分也天也非人之故別之也一亂而無不可亂矣六代固嘗以夷狄主中國矣而小人終不雜於君子彼廢而此不廢焉至於兩俱廢而後人道之不滅者無幾矣拔濁流而淸之將謂

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道至大也乃其弊也夷君子於小人而道遂喪道大則荒故先王畏其荒而不嫌其隘譬之治津塗者無邀隧而任人之行則蔓草遍於周行而無所謂津梁矣其位君子也其職君子也其飾文物以希當世者君子也而鐵刀鋸敲之聲習而聞之役父許母之色狎而安之則廉恥喪於天下而人無以異於禽故曰將引小人而納之君子賓夷君子於小人也小人雜於君子而仕與同官學與同師遊與同方婚姻與同種姓天下無君子皆小人矣□□皆□□矣可勝痛哉有王者起無仍朱溫蕊清流之惡名世與無遴崔浩清流品之怨庶以扶乾

坤於不毀乎
吏民得告守令拓拔氏之制也拓拔燾自謂恤弱民而懲
貪虐以伸其氣自以爲快而無知者亦將快之要爲夷狄
駤戾之情橫行不顧以亂綱紀壞人心柰之何世主不擇
而效之也以事言之能於天子之闕大吏之廷告守令者
必非愚懦可侮被守令之荼毒而無告者也奉公有式守
憲有常守令猶以苛斂殘虐枉抑之而無所忌此其人見
守令而惴慄弗敢逆者而能叩天子之闕登大吏之廷以
告守令乎此詔行而姦猾脅守令以横行守令且莫敢誰
何鄉閭比族之弱民登其刀俎者數有或爲喘息者哉若

夫貪墨之守令免此亦易爾寬假姦頑而與相比則愚懦者之肉恣食之而固無憂也其害於拓拔氏之世已著見矣而君子所甚惡者尤不在此逆大倫裂大分也獎澆薄而導悖亂也賤天之所貴夷崇廉而天子且不安其位也此則君子之所甚惡也夫人君誠慮守令之殘民與則亦思其殘民也何所自而君欲止其惡也何以大正而小不能違夫流品不清而紈袴貲郎胥史騶僧得以邀璽綬銓選不審而薦金懷綺姻亞請謁得以獵大邑秉憲不廉而糾參會察施於如水之心薦剡吹噓集於同昏之黨皆教貪獎酷之所自也原其所本則女謁與宦寺張戚畹專伎

幸進源濁於上流汚於下其來久矣壓閭熏天始從而怒之假手於告訐之民以懲之必民之是假也亦惡用天子與大臣哉夷狄不能禁其部曲漸以流毒於郡邑無已而此法行焉堂堂代天而理民者明大倫持大法以激濁揚清而弗傷其忠厚和平之氣者焉用此為

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竝行於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魏晉以降元學興而天下無道五胡入而天下無君上無教下無學是二統者皆將斬於天下乃永嘉之亂能守先王

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其隨琅邪而東遷者則固多得之於元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為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為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天錫降於苻秦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東求榮於羌氐者呂光叛河西割為數國禿髮沮渠乞伏蠢動喙息之會長耳殺人生人榮人辱人唯其意而無有敢施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其窮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拓拔燾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闞駰劉昞索敞師表人倫為北方

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違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以求榮於拓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東爲衣冠禮樂之區而雷次宗何允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較醇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

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雖然斯道亙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

營陽弑廬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環任諸弟以方州而託國政於彭城非但以爲不拔之基也顧瞻兄弟不忍爲權臣所屠剝相奬以共理冀以服天下而保本支衰世之君能爾者鮮矣不然營陽廢而已興豈不早處姦人之援立以加我者而峻防之乎然則彭城之伏罪以廢棄彭城之不仁也於帝何尤焉義康之入辭也唯對之號泣而無一語詰義康而有人之心也其何以自容也義康奉顧命之詔

劉湛即昌言幼主之不可御天下義康而無篡奪之心乎即不能執湛以歸司寇自可面折而斥絕之方且愛湛彌篤而不自斂約義康之心路人知之矣或曰義康非固有其意而湛以傾險導之義康固可原也親則兄弟尊則君臣此立身何等事而可謝咎於人之誘之也哉扶令育諫文帝以保全義康則可矣欲使召還而授以政是亦一劉湛也其見殺亦自取之也

當其重也則孔子之車顏淵無椁而不可得也當其輕也則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如野獸之在山麓水湄而人思掇之也謝靈運范曄彫蟲之士耳俱思蹶然而興有所廢立

而因之以自篡天子若是其輕哉何昉乎昉於司馬懿也王敦桓溫死而不成桓元狂逞遂志而終以授首傅亮謝晦徐羡之甫一試其凶而身膏鈇鉞而靈運曄猶不恤死以思償興唯視天下之果輕於一羽而匹夫舉之無難也范曄之[illegible]遇無常何尚之先知之其處心非一日也靈運猶倚先人之功業而曄儒素之子弟耳一念怏怏而人主懸命於其佩刀之下險矣哉蕭道成蕭衍之倖得也靈運曄之倖失也一也大位之輕若此曹操所經營百戰而不敢捷得者也故曰司馬懿昉之也位不重姦不戢天下之禍亂不已君臣之分義不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思

所以服天下之心而早戢其異志必有道矣愛名器愼選舉以重百官賈生曰陛尊廉遠堂高知言也夫高允幾於知易矣易曰其出入以度讀外內句使知懼故聖人之作易也使人度也使人懼也使人占也卽使人學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謂不學也拓拔丕從劉絜而欲謀篡夢登白臺四顧不見人使董道秀筮之而道秀曰吉此以占爲占而不知以學爲占也允曰亢龍有悔高而无民不可以不戒此以學爲占而不於得失之外言吉凶也天下無所謂吉得之謂也無所謂凶失之謂也無所謂得失善不善之謂也然而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者兩俱仁而有不

廣兩俱義而有不精時位變遷而爭之於毫末思慮窮而易以何思何慮之妙用折中以協乎貞則易之所以神而筮之所以不可廢也若夫臣之忠子之孝義之必爲利之必去昭然揭日月於中天非偶然朽骨枯莖乘不誠不道者之私以妄動任術士之妄謂之吉而遽信爲吉以禍天下而自戕者所可竊以億中也然而易亦未嘗絕小人而不正告之也通其義裁之以理使小人亦知懼焉夫小人之爲不善行且爲天下憂故易不爲小人謀而爲天下憂懲小人之妄而使之戢則禍亂不作故大義所垂以遏小人之惡者亦昭著而不隱嗚呼知此者鮮矣而高允能知

焉不亦善乎朱子乃謂易但爲筮卜之書非學者所宜學何其言之似王安石而顧出允下也

厤法至何承天而始得天前此者未逮後此者爲一行爲郭守敬皆踵之以興而無能廢承天之法也子曰行夏之時傷周厤之疏也厤莫疏於周莫亂於秦惟其簡而已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六有未朔既朔月晦而食者簡故疏也秦以建亥爲歲首置閏於歲終簡故亂也厤無可簡者也法備而後可合於天承天之法以月食之衝知日之所在因日躔之異於古知歲之有差以月之遲疾置定朔以參合於經朔精密於前人天之聰明以漸而著其於人也

聰明以時而啟唯密以察者能承之拘葸之儒執其習見習聞以閉天之聰明而反為之謗毀嵬瑣之士偶得天明之一端自詡其神奇而欲廢古人之規矩以為簡捷皆妄也古之所未至可益也以益之者改之可改也古之所已備者不可易也易之而使亡焉則道因之而永廢矣廢古而亡之取便於流俗苟且之術秦之所以亂天下者君子之所惡也郭守敬廢歷元俾算者之簡便徇流俗爾歷元廢則甲子何所從始奚以紀年而奚以紀日邪近乃有欲廢氣盈朔虛以中氣三十日有奇紀孟仲季而廢閏並廢月者是天垂三曜而廢其一也夫人仰而見月以月之改

矣知四時寒暑之且更矣會之而以中紀歲非據曆之成書而入莫能知時之變遷矣故古之以朔紀月而爲閏以通之於歲者所以使人仰觀於月而知時猶仰觀於日而知晝夜何可廢也備古之所未備則自我而始垂之無窮古法廢則自我而且絕此通蔽之大端君子之所不敢恃己以逆天人也豈徒曆法爲然哉

王元謨北伐之必敗也弗待沈慶之以老成宿將見而知之也今從千餘歲以下繇其言論風旨而觀之知其未有不敗者也文帝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坐談而動遠略之雄心不敗何待焉兵之所取勝者謀也勇也

二者盡之矣以事則鋒鏑雨集車馳騎驟之下一與一相
當而後勇怯見焉以言說勇者氣之浮也侈於口而餒於
心見敵而必奔矣若謀則疑可以豫籌者也而豫籌者進
退之大綱而已兩相敵而兩相謀扼吭抵巇聲左擊右陽
進陰退之術皎然於心目者皆不可恃前定以爲用唯夫
呼吸之頃或斂或縱或虛或實念有其萌芽而機操於轉
瞬非沈潛審固凝神聚氣以內營則目變而心不及動辨
起而智不能決故善謀者未有能言其謀者也指天畫地
度彼參此規無窮之變於數端而揣之於未事則臨機之
束手脊於死生而噤然一語也必矣元說之勇大聲疾呼

之勇也其謀雞鳴而寤畫灸捫腹之謀也是以可於未事之先對人主而拄笏掀髯琅琅驚四筵之衆今亦不知其所陳者何如一出諸口一濡之筆而數十萬人之要領已塗郊原之草矣況又與江徐文恐之士相協而鳴也哉薛安都之攻關陝而勝也魯方平謂安都曰卿不進我斬卿我不進卿斬我流血凝肘而不退兵是以勝武陵王駿之守彭城而固也張暢謂江夏王義恭曰若欲棄城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駿聽之誓與城存亡城是以全繇此觀之拓拔氏豈果有不可當之勢哉勇奮於生死之交謀決於安危之頃武帝之所以滅慕容俘姚泓歸姚興而興不

攸動奪拓拔嗣之城以濟師而嗣不敢過亦此而已矣皆
元謨所引以自雄者而心妄度之目若見之口遂言之反
諸中而無一慮靜騐通之牖以受情勢之變而生其心則
事與謀違倉皇失措晉寇以屠江淮不待智者而早已灼
見之矣言兵者必死於兵聽言而用兵者必喪其國趙括
之所以亡趙景延廣之所以亡晉一也最下而郭京申甫
之妖誕興焉有國家者亟正以刑可也但廢不用猶且著
爲論說以惑後世而戕民於無已易曰弟子輿尸坐而論
兵者之謂也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爲索虜

用乃欲仲直筆於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
浩死而後世之史益蔑則浩存直筆於天壤亦未可沒也
直道之行於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聖人之敎也禮樂
刑政之興廢荒闕盜賊之緣起皆於史乎徵之卽有不典
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於魏而爲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
所繇來詳著其不可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閒以入中國之
禍始俾後之王者監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
媿而不屑戴之爲君則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浩雖
殺魏收繼之李延壽繼之撰述雖蔑而詰汾力微之蔑迹
猶有傳者皆浩之追敍僅存者也前乎此而劉石慕容苻

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其興也若列之漢唐宋開國之君而有餘休其亡也則若無罪於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濂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絕於人心矣濂其能無姚於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虜集危素而爲蒙古掩其□□使後王無所□以□其□後人無所□以□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後之作者雖欲

正之無徵而正之濂之罪延於終古矣

生人之大節至於不憚死而可無餘憾矣然士苟不憚死則於以自靖也何不可爲而猶使人有餘憾焉是可惜也袁淑死於元凶之難從容就義以蹈白刃其視王僧綽與廢立之謀變而受其吏部尚書以迹露而被殺者遠矣雖然元凶劭之與君父有不兩立之勢也自其怨江徐而造巫蠱已然矣淑爲其左衛率無能改其凶德辭宮僚而去之不可乎可弗死也及其日饗將士親行酒以奉之梟獍之謀決矣發其不軌而聞之於帝不可乎言以召禍於此而死焉可也伐國不問仁人其嚴氣有以讋之也風稜峻

倒獄立而爲元凶所忌或殞其身可也何至露刃行逆之時元凶何敢就謀成敗乎且其官衛卒也將士之志也元凶不逞握符飈欻禽之以獻不濟而死焉可也何躊躇永夜而被其脅使登車而泯泯以受刃乎傷哉淑之能以死免於從逆而荏苒以徒亡也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淑之於義瞬矣而勇不足以堪之將無有掣其情而使無勇者存邪勇於定亂勇於討賊難矣勇於忘官決於一念而唯己所欲爲者也此之不決則死有餘憾爲君子者可不決之於早哉養勇以處不測之險阻無他爵祿不繫其心則思過半矣

晉宋以降國法圯大倫斁而廉恥喪非一日矣周札應王敦而與卞壼桓彝同其贈恤王謐解天子璽綬以授元死反歸而任三公天討不加而榮寵及之數叛數歸靦顏百年而六易其主無感也如是宜速殲以亡而其君猶能傳及其世其士大夫猶能全其族者何也蓋君臣之道喪而父子之倫尚存也元凶爲逆孝武起兵以致討元凶敗矣蕭斌解甲帶白幡來降逆濬就江夏王義恭以降而但問來無晚乎固自謂得視王謐斌猶可立人之朝濬猶可有其封爵也於是斬斌於軍門梟濬於大航法乃伸焉則人知叛載不容之罪無所逃於上刑於斯時也義憤所激

天畀彝之人理不絕於天下恃此也夫故延及齊梁而父子之倫猶在梁武於服除入見者無哀毀之容則終身坐廢區區孱弱之江左攝衣冠而抗方張之拓拔存一綫人理於所生而若或佑之於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不學不慮之性矣蕭正德蕭綜捐父事賊而無有正天誅者然後江東氣解以漸滅與亡之故繫於彝倫豈不重與

孝武帝

勢從情移而有无妄之災恬不知警違時任意則禍必及肆夫之恆態也惟然而巧者測之急故其常度以迎當時之意指乃至殘忍慘害為同類所飲恨而不顧以是為自

全之策幸而全也小人之尤也而究以得全者亦鮮矣孝武以藩王起兵而受臣民之推戴德望素爲諸王所輕不自安也於是殺戮誅義方忍削本支以快其志江夏王義恭誘逆劭棄南岸單騎南奔仁表勸進斬逆濬厥功大矣於是畏禍之及己也條奏裁損王侯九事以希合孝武未言之隱削制諸王以消疑忌夫義恭豈無覬覦之心利非在己而滅天性以任骨肉之怨者何也以爲先自我發而人不得挾嫌長以議己全軀保祿位之術自詭爲工矣或曰遇暴人丁險運不授異姓以制我之權而自任之則禍泯於無形亦知時度勢者之不廢乎淺不若此而以篤論

親固根本之言投於猜忌之衷無救於時而祇以益害矣可也曰君子之處此固有道矣物激矣而持之以常禹之所以抑洪水也勢危矣而居之以安孔子之所以解匡圍也聖人豈有以異於人哉出乎聖則疾入乎狂義恭之狂也無以持物而自與其居也君多忌而寡恩矣義宣等之不輯非必妄干天位而貪權勢以啟忮人之釁矣義恭以有功居百僚之上誠危矣而遠嫌以消疑忌固無難也自謝不敏飜然而去之養疾邸闈杜口朝政則於以自全爲有餘矣而何耶導君以殘刻而已爲不仁之俑哉至自疑也吾自信也諸王自競也吾自靜也或有聞風而相效者

則宗族以保而帝亦且消其猜防骨肉之邪心其不然也為孝武獻殘忍之謀者豈伊無人而我處無咎之中不已裕乎唯其欲為功以固榮寵也而逢心以行顛倒之政引君以縱其慝斂眾怨以激其爭而後天理亡民彝絕國亦以危矣身雖苟免其喙息亦何異於禽獸哉其究也逃孝建大明之網羅翱翔百僚之上而終授首於子業狂者之自斃也未有免者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一念之貪天理之賊聖狂之界也

拓拔氏將立其子為太子則殺其母夷狄殘忍以滅大倫亦至此哉然其後卒以未殺之淫嫗擅國而召亂以亡徙

以椓杙天性而無救於亡何爲者邪且夫母后者豈特不可殺而亦不必過爲防者也周之過其厲也化始於關雎琴瑟鐘鼓唯是樂以友之而内治修國政不紊彼爲聖王之化不可及矣雖不及此取供祭祀奉皇天先祖之伉儷而視之如仇讎是可忍也亦孰不可忍也將必如浮屠氏之盡棄家室而後可治也邪内教之修尚矣迪之以陰禮而可使見德統之以婦職而可使見功夫婦人亦猶是人也無所見其功德而後預外事以爲榮故先王勸飭以躬桑灌種之儀勸獎以亞獻饋籩之禮有餘榮焉雖樂於自見之哲婦亦不患其幽閟深宮如囿豚籠鳥之待飼而其

志爾矣其次則后族雖賢弗任也內豎之服勤於宮中者弗庸也大臣得戚其舉動嗣子不託以匡扶制之之道亦豈無術而必以爲患哉不然人主六御在握方將舉天下之智勇而馭之取草澤之雄夷狄之狡而制之匹夫亦有一匹偶而惴惴然唯恐戕我國家也不亦陋乎拓拔氏不足誅者也有天下者非猜而鉗之則昵而縱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非取法於齊家之聖化亦惆悵而不得其術也源賀請減過誤入死罪者充卒戍邊拓拔濬從之而獎賀曰一歲所活不少是也又曰增兵亦多則亂政也拓拔氏自此而衰矣兵者宗社生民所倚以爲存亡生死者也古

者寓兵於農兵亦農也王者莫重乎農則莫重乎兵於風有東山焉於雅有杕杜焉相與勞來而詠歌之如此乎其重之也後世召募興而樸者耕耨以養兵彊者戰守以衛農相爲匹而不相下坐食農人勤穡之粟而不以爲厲農其有功則立朝右與士伍而不以爲辱士抑如此乎其重之也乃使犯鈇鑕之刑爲生人所不齒者苟全其命而以行伍爲四裔之徙則兵之賤也胥不得與徒隸等求其不厭苦而思脫決裂而自恣幸敗而潰散者幾何也兵賤則將亦賤矣授鉞而專征者一岸獄之長而已廉恥喪鹵掠行叛離易於反掌辱人賤行者之固然又何怪焉夫兵惟

其精也不惟其多也士皆千金之士將專閫外之尊爲國
干城一旅而敵百萬烏合之衆罪人無行幸免而無懲雖
多何補哉若以矜全過誤而貸其命則有流放之辟在焉
貸之說塗飾以爲兩得而不知其餒國之神氣以嚮於衰
也後世免死充軍改流刑爲僉伍皆祖貸之術而建之爲
法行之未久而武備墮盜賊夷裔橫行而無與守國夫亦
見拓拔氏之坐制於六鎮而以亡也乎

自魏晉以來至於宋大明之世而後權移於近臣戴法興
戴明寶巢尚之皆賜爵掌中書事前此者權歸大臣天子
雖有所寵信而不能伸孝武以疑忌行獨制義恭等畏禍

以苟全於是而其法始變春秋之季世卿執國非其族屬則謂之嬖大夫以孔子之聖位至下大夫而止弗能爲卿也魏晉以後流品重世族興而非門閥以進者謂之幸臣節人主之所委任弗能登之三事也乃以其時考之春秋篡弒相仍晉宋權臣繼攘上用一人而下遠之也若將扞已讎之也若不兩立人君孤立而與厯死生不能自保益嬖幸之名立以禁錮天子之左右流俗之稗政奪攘之禍媒也然而爲人主所親幸者卒多邪佞貪讒導君於惡而弄威福以讎姦利卒不能收一人之用可恃爲股肱者何也物之所貴因而自貴者道也物之所賤因而自賤者機

也豐年穀賤而多黃稗陂澤魚賤而多鳧鷖物論之所趨物情之所競而物理之所繇以貝楷必然之勢也九品之外無濁流世族之外無造士於是而不在此數者知不足以應當世之寵光積然自放而已其慧者又將旁出歧趨以冀非分之福擇故天子欲拔一士於流品之外而果無其人卽有明辨之智幹理之才喻利焉耳稔惡焉耳於是而天下後世益信孤寒特起之士果爲佞幸適以被國亡家而不可用亦惡知摧抑而使習於汙下者雖有才智不能自拔也故人主之好尚不能不隨風俗以移而聖王崛起移風易俗抑必甄陶漸漬之有日而不可旦夕期其速

革孝武以近臣閒大臣而終於亂非天子不可有特用之人其馴致之者無以豫養之也

一動而不可止者勢也太上以道處勢之先而消其妄靜而自正也其次坦然任之不得已而後應澄之於旣波之後則亦可以不傾元凶造逆天下同讎孝武援戈而起以臣子而恤君父之慘行戮兄弟而非忍夫孰謂其非正者然而諸王擁方州以自大義宣反於江州誕反於廣陵休茂反於襄陽乘之以動而不可止於是而孝武之疑忌深矣削之制之不遺餘力而終莫能戢嗣子雖不道而禍速發於同姓之操戈迨及明帝殺戮遝而劉宗遂亡波濤觸

乎崖石逆風而歎溯亦至此哉揆厥所繇不可謂非孝武之師先之也夫孝武之師動以正也乃一動而不可止卒以倡亂者豈謂其不宜縣逆劭之首於都市哉度之於先而與物相安以息爭也固有道矣義兵之至建業也劭將授首君父之怨釋臣子之職亦庶幾盡矣乃以次則非長也以望則不足以服人也於此頓兵於宮闕正告諸王曰吾之決於稱兵也以君父不忍言之慘古今不再見之禍也今元凶已伏誅矣孤豈忍有利天下之心以齒以德必有所歸社稷不可以無主吾將與諸王奉之使眾意他有所屬臣子之道盡雖不爲天子而志已遂矣如臣民以功

而不我稱與抑引咎含哀不得已而受命推惻怛之忱厚撫諸父昆弟以廣先君之愛則天下既服其仁而抑知大位之不可以力爭也天下定矣乃聽義恭之諂元凶未斬而先即位於新亭然則起兵也非果有割肝裂膽之痛而幸兄弟之逆以獲大寶也彼自我揚而欲遏之也得乎既急於自立而莫能待矣則抑可自信曰均爲臣子而諸王僨蹷於逆劭之世我旣誅賊子而得之人情所歸非我貪也有諒我者其知順逆者也不足慮也其橫逆而逞者狂飆之拂水而已懷之以恩而尙不可革天下臣民自不迷於嚮背夫孰與我爲敵者坦然無懼於彼而不軌者之意

亦消即有妄動之萌而義訛援孤亦不崇朝而沮喪矣乃孝武忮人也甫一踐作而殺其弟鑠親諸父昆弟若人可為己之爲而削奪禁制以亟掣曳之夫而後告諸王以不自保之情啟其覬覦徒樹荆棘於寸心以相捍禦非能禦也教之而已矣及身三叛而嗣子速亡不亦宜乎嗚呼以忠孝始以惡縮終懷惡縮於心啟戈矛於外惜哉孝武有仁孝之資而自流於漸惡天子之位猶可徼也孝子之實不可襲也反居中而不誠居之不安而卒於亂亂其可止哉遏之乃以揚之得免於及身之戮幸矣

張岱歷事宋之諸王皆敗度之紈袴也岱咸得其歡心免

於讎惡而自詡曰吾一心可事百君夫一心而可事百君
於仕爲巧宦於學爲鄉原斯言也以啟人心壞風俗君子
之所深惡也晉宋以降君屢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佐命
於亂賊而不恥反歸於故主而不怍皆曰吾有所以事之
者也廉恥蕩而忠孝亡其術秘而不敢自暴岱乃昌言之
而以爲得計嗚呼至此極矣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
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岱曰明闇短長更是才用
之多少耳才可以隨方而詭合遇明與之明遇闇與之闇
假令桀爲傾宮將爲之飾土木紂爲炮烙將爲之爇鑪炭
故有順而導之者有徐而導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

而臣之者心不容一也若逆天悖道之君自非受託孤之寄任心膂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與同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則惡有一心以事君而君可百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之心也全軀保榮利而亂臣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藹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待圖惟也苟其有心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可事者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也賈而居肆也皆一於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說廉恥喪忠孝亡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

郡縣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興軍也郡縣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於長吏之不敢專殺也諸侯之擅興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齊晉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後不能禁也若其專殺人也則禹湯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縣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殺矣諸侯殺之大夫殺之庶人之彊豪者殺之是蠭蠆之相吞而鯨鯢之相吸也夫禹湯文武豈慮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自遂古以來各君其土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長名爲天子之守臣而實自據爲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後王者也至於戰國流血成渠亦剝極而復之一機乎漢承秦

以一天下而內而司隸外而刺守若嚴延年陳球之流亢厲以嗜殺爲風采其貪殘者無論也猶拾三代之敝而未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臨下乃定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之制法乃永利而極乎善不可以人廢者也嗣是而毒劉之禍以減焉至於唐宋非叛賊不敢稱兵有司之酷者惟以鞭笞殺人而不敢用刀鋸然後生人之害息而立人之道存不然□□□□□□遺黎其能勝千虎萬狼之搏噬乎

前廢帝

沈慶之縛袴以入而收劉斌斥顏竣而決誅逆劭何其決

也及子業昏虐柳元景首倡廢立之謀而慶之發之禁興宗苦說以舉事沈文秀流涕以固請而慶之終執不從坐待暴君之鴆又何濡輭不斷以自斃也嗚呼六代之臣能自靖以不得罪於名教者慶之一人而已慶之曰但當盡忠奉國始終以之又曰非僕所能行固當抱忠以沒耳斯言也斯心也抱孤忠以質鬼神而無欺者也君而不道天下固將叛之要亦無可如何者比干箕子豈不能制紂之首以奉微子哉而不爾者天下之惡無有踰於臣弒其君者安社稷者亦以靖乃心耳如之何其干之如興宗之言取青溪之鎧仗率攸之之衆驅三吳勇士以入其能容子業

使爲昌邑王之從容以去乎宋之社稷且以之而傾而慶之已允爲戎首矣懼禍杜門安居而俟命嘖嘖之言豈知慶之之心者哉死生命也國之存亡天也已與孝武艱難同起嗣子敗類而遽以其血染刀劍天良固罔於心安能沅佃夫壽寂之同爲逆乎嗚呼董卓推陳留之刃司馬師曹芳之璽桓温奪帝弈以與簡文劉裕弑安帝以立恭皆假伊霍以爲名而成其篡後此者道成之弑蒼梧之戕東昏皆已弑而必篡者也慶之三朝宿將威望用北扶孝武以誅元凶位三公而冠百辟將吏皆出子業之淫凶以解朝野之焚溺此乃乘時以收人

心而獵大位之一機也嚮令獨夫已殄眾望聿歸且有騎虎不下之勢宋太祖所謂黃袍加身不繇汝者劉氏之宗祏且移於沈而不可辭慶之慮此而忍以其身爲莽操乎進則帝矣退則死矣決之於心而安於抱忠以死故曰抱孤志以質鬼神六代之臣慶之一人而已如曰愚以亡身則箕子比干先慶之而愚矣

明帝

殺機動於內禍亂極於外宋之季世拓拔氏未有南侵之謀也而淮西淮北席捲而收之粹安都一反面北嚮風靡渙散而不可止謂明帝不從蔡興宗之言以重兵迎粹安

郡而使疑懼猶未論也帝與子勛爭立而盡殺孝武二十八子是石虎之所以殲其種類者宋之不亡幸耳尚能撫有淮甸哉二十八王非皆挾爭心者也以子勛故而遷忿怒以殲之骨肉之恩斬絕不恤則夫淮汝州郡應子勛而起者雖剖心瀝血以慰勞之固將懷芒刺於寤寐矣更待重兵之見脅乎夫子業不道而孝武恩在人心人未忘也子業死明帝與子勛兩俱有可立之勢而子勛兄弟為尤正明帝據非所有退甚毒以殄懿親畜養假子而必絕劉氏之宗明於義者去之若汙穢於害者逃之若鶩尚孰與守國而不亟殿以飛邪孝武忌同姓亦至矣子業虐諸父

亦酷矣至於明帝而抑甚焉其後高湛陳倩相踵以亡其
殘忍皆不能再世小人不知恩義而抑不知禍福將謂鬼
神之可欺也夫鬼神而可欺也哉
自宋以來貞人志士之言絕於天下夏侯詳者名不顯於
當時而能昌言以救劉勔之失殆蹔然空谷之足音矣殷
琰在壽陽畏明帝之誅己欲降於拓拔氏詳曰今日之事
本效忠節何可北面左衽乎至哉言乎司馬楚之王琳而
知此不為千載之罪人矣以宋事言之子業之弑胥小挾
怨毒而弑之起明帝於囚繫之中而拔之以立為賊所立
乘閒以竊位不能正其始矣子勛雖反乃以獨夫之將覆

宗社而起未純乎不正也孝武以討賊而爲神人主一子不肖以次而仍立其子位固子勛之位也應子勛而起者名亦近正志亦近義詳曰本效忠節皎皎初心豈自誣哉夫旣以名義爲初心則於義也當審爲先君爭嗣子之廢與義也爲□□爭人禽之存去亦義也兩者以義相衡而並行不悖如其不可兩全矣則先君之義猶私也□□之義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義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則恥臣明帝而歸拓拔奚可哉嗚呼人莫急於自全其初心而不可任者一往之意氣欲爲君子勢屈而不遂其志抑還問吾所自居者何等也情之所流氣之所激勢之

所迫倒行逆施則陷於大惡而不知而初心違矣故迫難兩全之際捐小以全大乃與其初心小異而不傷於大同故管仲事讎而夫子許之爲仁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使懷子糾之怨忿戾以去其故國北走戎南走楚必與桓公爲難而雪其悁悁之忿則抑匹夫匹婦之不若禽獸而已矣君子之稱管仲曰徙義徙而不傷君子之素則合異於同而無媿於天下詳曰本劾忠節大正而固不昧其初也

朱以金贖劉㬥於拓拔氏其情愿其志憯矣懷不背之心於隱微而千里之外見之人不可罔也如斯夫何言乎其

情慝也景之北奔畏孝武之疑忌而見殺也明帝既殺孝武之子以洩其忿媢恐人懷孝武之恩而致怨於己故召回景以暴孝武之過曰彼欲滅兄弟而我復之託於景以揚孝武之惡懷慝而故爲之名也何言乎其志憯也休仁者亦其兄弟所與爭國而有功者也疑忌既深休仁自解揚州牧以免禍而終不免於鴆禕與休祐休若無毫髮之嫌而先後被殺所僅全者庸劣之休範耳景才非休範之匹而又有拓拔氏之外援長其在外且挾彊敵之勢以入爭其養子姑召之歸使其反邪鴆殺之禍必不在休仁兄弟之後欲加之罪而何患無辭乎故曰其志憯也於是而

魏人知之矣景亦知之矣元兄弟之詞而無來歸之志魏以全景而景以自全灼見其惡而遠之唯恐不夙入其可以罔乎故論者乃曰贖景義也亦嘗見明帝滅絕天性之惡已著而不可揜者乎

佞佛者皆非所據而據心危而附之以安者也自古帝王至於士庶其果服膺於釋氏之說而篤信者鮮矣其爲教也離人割欲內滅心而外絕物而佞佛者反是何爲其篤信之篡弑而居天子之尊□□而爲□□之主德薄才非自顧而不知富貴所從來懷慝負慙叨竊而覺夢魂之不怗始或感冥報之我祐繼或冀覺悚之無發於是而佛氏

徇命之因緣懺除之功德足以慰藉而安之故□□之君
篡逆之主屈身降志糜國殃民以事土木之偶而士大夫
之微幸顯榮乃至庶民之姦宄者亦或溢分之榮膴所自
致而幸災眚之不及其有因而逃其空寂之說者則以自
文其陋而已非果以般若涅槃爲身心之利而思證入之
也於是而浮屠之爲民害也[illegible]可止矣拓拔氏置僧祇佛
圖戶奪國之民而委賦役於[illegible]之農民其主倡之州鎮
因而效之徧天下以爲民害[illegible]之伽藍記窮奢競靡
而拓拔氏以亡非所據而據[illegible]浮屠氏其蔟熬矣
然則拓拔燾之誅沙門又何[illegible]於僊鬼事畏而情

同皆懷歉於人而徼福於鬼夏書所謂巫風也

無可信之邊將者國必危挫敗以爲功匿寇而不聞一危也貪權固位懷憂疑以避害無寇而自張之以自重於外二危也二者均足以危國而張虛寇以恃權者尤爲烈焉邊將之言曰無寇則朝廷輕我邊荒盜賊之言曰無我則汝之爲將也削奪誅殺隨之矣於是而挑寇也養寇也縱寇也無所不至玩弄人君於股掌之上一恐喝而唯我所欲嗚呼此固猜疑防制自以爲智之主也而玩弄之如嬰兒不亦傷乎宋明帝欲除蕭道成荀伯玉爲之謀使輕騎挑魏之游兵而邊以警聞繇是而道成終據兗州以立篡

弑之基故掄敗以爲功罔警而不聞者視此而禍猶小也擇人而任之旣任而信之坦衷大度以臨之彼敢欺我哉故莫愚於猜疑防制之主而闇者猶次也

趙武靈王授位於子而自稱主父廢長立少恐其不安於位也拓拔宏授位於子而自稱太上皇帝子幼而恐爲人所篡奪也宗愛弑兩君而濬幾不立乙渾專殺無君宏幾死其手故宏年甫二十急欲樹宏於大位以素統臣民而己鎮撫之猶恐人心之貳也故先遜位於子推使羣臣爭之而又陽怒以試之故子推之弟子雲力爭以爲子推賥而陸馛源賀高允皆犯顏以諫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

所深喜者也其退居而事佛老猶武靈之自將以征伐皆託也不欲明示其授子之意旨而以此爲辭也此二主者皆濟得有餘弊功自喜豈憚勞而舍國政者乎案好黃老而得老氏之術其欲遜位子推也老氏欲取固與之術也其託於清謐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兌之術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詭道行之巧籠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豈君人之道哉雖然其以傳位籠子推而制之猶賢於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以安其養子遠矣黃老之術所繇賢於申韓也然而疑慮以鉗制天下則一也故曰黃老之流爲申韓機詐興而末流極於殘忍故君子重惡之

也夫古之明王豈不欲安其家嗣以貞社稷乎唯豫教而游之於大學一時之俊士皆有恩紀以相結而擇師保傅以輔之學以成德以修而授益以固奚事此哉或曰宋高宗之內禪論者何以無譏也曰高宗以孝宗爲太祖之裔疏遠已甚不得不早正位以防爭而高宗年已及耄也唯其時唯其人而已矣

有不待勸者士之學也農之耕也勸士以學士乃習爲爲人之學爲人而學學乃爲道術之蠹世道之患升俊有常典養士有常法人主尊師問道以倡之士自勸矣若旦命而夕飭之賞法行而教令繁徒有勸學之名而士日以偷

果有志於學者豈待勸哉宋立僞學之禁而士趨朱子之門也如歸禁之不止何容勸邪雖然士無志於學勸之而不學弗能爲益而猶無傷於士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矣其窳者既勸之而固不加勤而勸之也還以傷農方其惰其於耕之日士女營營匪朝伊夕從事於隴首而吏攤車騎喧闐於中野以貳其心則民傷於是刻覈之吏按剔墾萊以增益其賦苛求餘丁以增益其役而民愈傷夫古之省耕者君與民親而天子之折諸侯之國提封既狹不容委之有司且君有公田自省其穫而以餘惠民也後世盡地以與民而但收其賦稅薄賦則可弗補助息訟輕徭

則可弗省督胡爲委貪廉不可信之有司以擾婦子於耕饁哉拓拔氏夷也闢中國有聖人之道焉取其易行者而行之於是奔走郡縣而名爲勸農又勸取民牛力之有餘者以借惰窳之罷民其擾亂紛紜以使民無聊志也不知何若守令乃飾美增賦以邀賞天下之病尚忍言哉蒙古課民種桑而桑絲之稅加於不宜桑之土害極於四百餘年而不息讀古人書而不知通旦識而夕行之以賊道而害及天下陋儒之妄非□□之□其孰聽之

後廢帝

紂之亡也正名之曰獨夫獨夫者有天下而國必亡身必

戮大分之尊不足以居之先王之澤不足以庇之況在下位而爲獨夫未有能得人之天下者也劉休範以庸劣而免於枝主之殺乃乘君死國亂之際而求干天位張敬兒以一健卒入二萬人之中斬其首無衞之者此其爲獨夫也奚疑而可爲天子乎然且幾附建業僞天子甚哉晉宋之末天子之易爲而人思爲之其賤曾不如有道之世一命試爲邑宰者何足謂爲大寶哉草芥而已矣天子如草芥而人思爲之爲之不克而爲獨夫以死者休範也爲之克而終爲天子者蕭道成也以小慧小才言之則道成之愈於休範也遠矣以君天下言之則休範道成一也皆獨

夫也道成弒君張敬兒取白帽加其首曰事須及熱爲道成之腹心者敬兒之流一休範之許公輿丁文豪也褚淵雖貴而無礙於宋止此三數人而撥宋之宗社如一羽授之道成而道成居之以安嗚呼至於此而天下猶有貴賤之等差哉賢不肖尤非所論矣曹氏之篡也威服群雄而有討黃巾之義有迎駕於蒙塵之功爲劉宋之篡也滅鮮卑俘羌夷蕩妖賊夷桓玄恭帝所被奪而不怨者也司馬氏姦矣而平遼東滅蜀漢四世而後得之道成者胠篋之盜耳一褚淵而已累然正南面而立論者以罪褚淵未盡也淵一亡賴之鄙夫耳安能以天下與人哉微淵而道成

固足以纂緐他唯天子之如草芥而人可爲之者也前有道成後有覇先五代有石敬瑭劉知遠郭威而篡奪亦將息矣未有天之所予人之所君而人思爲之者也君子於此遠之唯恐不速陶弘景其知此矣唯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目笑而心憐之已爾

邊外之輕於殺人其天性然也有時乎思所以生人而非果有不忍人之心乃以生之之道殺之遂自信爲矜恤嗚呼民之遇此也可悲也夫拓拔弘重用大刑多令覆鞫以自詫其矜恕而因繫積年不爲決遣其言曰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哀哉民之瘠瘢死於犴獄者不知

凡幾而猶謂之福堂邪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慎矣速斷之而刑者刑免者免各得其所而無所連逮卹或明慎未至而枉者固千百而什一也何也擇折獄之吏申畫一之法除條例之繁嚴失入之罰枉者固千百而什一矣夫人之情偶不可揜於初犯之日證佐未累其辭尙直情窮色見猶可察也迨及已久取案牘而重複理之移審於他署而互相同異犯者之辨且屢屈屢伸而錯舛益甚目眩心疑愈以亂矣不留者取人之初心而驗其誠也非今歲一官明歲一吏顛倒反覆之所能得其情也徒以饑寒疾疫死之於叢棘之下不亦慘乎如是以爲矜恤

亦皆殺之轉念而已矣若其罷門房之誅則得之矣乃門房之誅所自來亦有繇也□□術主□□王侯將相皆其極類鑿起於馳逐之中儦儦俟俟以爲羣友則一人富貴而合族驕盈耕者不耕獵者不獵依倚勢門互相煽虐非被誅者之陷及門房而門房之陷人於誅者多矣安與同其嬈擠危與其其誅夷亦自取之矣前之立法者深惡夫合族之盜集待食於將吏衆爲虐而一人獨嬰其禍弗與從之而門房之敗類横逞益烈也能其誅不禁其朋從之惡拓拔氏之所以斂怨而終亡也

國無人焉則必亡非生才之數於將亡之國獨儉也上多猜則忠直果斷之士不達上多猜而忠直果斷者詘則士相習於茸靡雖有貞志發焉而不成宋自孝武迄於明帝懷猜忌以待下四十餘載矣又有二暴爲之狠毒以閑之人皆惴惴焉旦夕之不保而茸靡闒全之習已成其不肖者靡而之於惡以載叛逆戕君父而不媿則褚淵之流是已其賢者雖懷貞而固靡其敗也則不足立皎皎之節即使其成而抑無以收底定之功則袁粲劉秉是已粲與秉孤立而思抗悍鷙多徒之蕭道成不愛死以報劉氏則固無容深求者粲聞道成廢立之謀而不能抗辭以拒之秉

以軍旅一委道成授之以翦逆之柄且置勿論徙其決計以誅道成幸而克矣不知二子者何以遽沈攸之而終延宋祚也蒼梧之昏虐安成之巽懦皆道成所不以置諸目中者所與爭天下者攸之而已攸之又豈有劉氏之子孫在其意中乎攸之之欲爲道成也非一日也兵已順流直下而道成授首於內則攸之歌舞而入挾重兵居大功握安成於股掌二子欲與異而固不能委社稷於攸之擲宗祊於道成有以異乎吾知二子者岐路倉皇欲如今日之捐生以報國不可得已此無他以剛決爲嫌以深謀爲諱自孝建以來士大夫釀成雌容觀變之習蔡興宗已啟其

源而流不可止也故與宗之死無可爲宋惜者興宗存則爲袁爲劉否則爲謝朏而已史稱粲閑淡平素無經世材非無材也狎於全身避咎之術以逃猜主之鼎鑊氣已苶而不可復張宋末之人材大抵然也故以猜馭下者其下懦毒而旁流剛化爲柔直化爲曲密化爲疏禍伏而不警禍發而無術爲君子者無以救其亡而小人勿論已

讀通鑑論卷十五終